

做一棵晚绿的树

□张春云

最美人间四月天，四月的北京气温回升，各种花相继盛开，工作闲暇之余，在街头赏花拍花成为我这个高原人的最爱。刚进入四月中旬，北京发布了近十年来首个全市大风橙色预警，对于这场极端大风，绝大多数人周末宅家，非必要不外出。两天时间里，满城狂风肆虐，门窗乱响，树枝摇曳，据说两天时间一千多棵树被大风吹倒。

周一上班，午后迫不及待地出去散步，感受大风过后的暖阳，没想到走出办公大楼，风依然很大，大楼周围的树枝在大风中疯狂地舞动，像是无数条扭曲的手臂，奋力地挣扎着、挥舞着。然而，还有很多槐树显得格外冷静，大多都纹丝不动。仰望这些大槐树，硕大的树冠有的枝条笔直地刺向天空，尽显向上的蓬勃朝气；有的则蜿蜒曲折，犹如灵动的游龙在空中盘旋。

查了一下这次被北京大风吹倒的树，大多数是白杨树、柳树之类的，总之都是树叶完全展开的树，但没发现有槐树被吹

倒的记录。槐树似乎还没有从冬眠中完全醒来，只是稀稀拉拉地冒出了一些叶芽。也许槐树就知道四月依然有大风，为了保护住躯干选择了晚绿，这种晚绿也保护住了每一根枝条。

不论在北京的公园还是街道，胡同还是小区，都能见到槐树，大多数槐树都长得很高，树冠也很大。俗话说，“大树底下好乘凉”，我想这棵“大树”大多数是槐树，在很多人的记忆里，都有一棵永不忘记的“村头大槐树”，大槐树成为一种抹不去的乡村记忆。

问我家在何处，
山西洪洞大槐树。
祖先故居叫什么，
大槐树下老鹳窝。

这是一句至今在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区仍流传着的民谣，大槐树成为了惜别家乡的标志。

槐树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象征意

义，它被视为吉祥、长寿和坚韧的象征。槐树在古诗词中也有诸多描述，王维赞槐“槐色阴清昼，杨花惹暮春”；韩愈颂古槐“夹道疏槐出老根，高甍巨榭压山原”；苏轼咏槐街“槐街绿暗雨初匀，瑞雾香风满后尘”。刘著咏古道老槐“古道阴阴槐树老，归鸿杳杳荻花秋”。

春暖花开时，人们往往喜欢玉兰、海棠、梨、桃之类的树，却容易忽视晚绿的槐树。进入春天时，槐树不急不缓舒展叶片，这也很好地防止了大风的肆虐，而进入盛夏时，满枝的树叶把烈日顶在树冠外面，把清凉留给树冠下的人们。它的这种晚绿恰恰感动了我，为了长成参天大树，为了让枝干生长得更阔，为了更好地在炎热的夏天为人们乘凉，这也许就是槐树最容易成为参天大树和古树的生存哲学。

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？有些喜欢急着开花，有些急着舒展叶片，但有的选择慢慢盛开。既然春天来了，每一粒会发芽的种子，迟早会破土而出，也必将会绿意盎

然。这就好比人生，有些人早熟有些人晚熟，也有很多人大器晚成。一些小学生学习成绩不太好，学习有些慢，有的家长就开始各种焦虑，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但起跑线到底在哪里，终点又在哪儿，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前几天听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、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讲座，以个人亲身经历和名人典故讲终身学习、终身阅读对个人成长与精神滋养的意义。我想，人生本来就没有起跑线，不管任何时候都需要执着、坚持，不在乎早晚，在于持续性学习和成长，总会遇见最美的自己。

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树，只是茂盛的时间不同而已，晚绿的树也许是一棵真正的大树。选择不同的树，就要选择不同的培养方式，总不能让一棵槐树苗像玉兰、海棠一样早早开花。只有认清自己是什么样的树，才能不羡慕那些早开的花，做一棵静静的槐树，走更远的路。

杏雨流年

□文/图 刘鹏

又是一个清晨，细雨洗过的天空格外亮丽。此刻，我已在小院旁山坡的杏林里了。当焦距镜头推进枝头的刹那，花瓣边缘的露珠在逆光里泛起珍珠般的光晕，这瞬间的映像，像极了儿时隔壁小院的万花筒里流转的景致。那时她总爱在杏花初绽的清晨，摘一片花瓣放进万花筒，对着眼睛转啊转，像一只快乐的蝴蝶。可如今，我换过无数次镜头，而在取景框里，却再也寻不到记忆里那个“杏花仙子”的模样了。

村子里第一朵杏花，总在清明之后踮起脚尖，叩响春天的大门。天空，一片让人心疼的高原蓝，晨露未晞，西头坡地那棵斜挂在石墙上的老杏树，早已洩开几点胭脂红。单瓣的花骨朵顶着绛色花萼，像刚施过胭脂的小姑娘，眉目间还粘着未干的朱砂；复瓣的裹着层层绢纱，在晨雾里舒展，粉白的云翳从枝头漫向沟谷，不过三五日，整个山坳便浸在花的潮汐里了。此时，父辈的犁杖已碾过残雪尚存的田埂，却见两三片花瓣落在犁沟里，恰似春天烙下的印章。

杏花的美带着骨子里的倔劲儿。那年倒春寒，鸡毛雪片裹着北风抽得枝桠噼啪作响，单瓣花却偏要在寒风中舒展——薄如蝉翼的花瓣边缘冻得微卷，仍朝着天空的方向翘起；复瓣花像永不屈服的小姑娘，层层花瓣冻得泛青，却将最中心的花蕊护得暖融融的，恰似一只只精灵举着小灯笼，在树影里穿行。春寒料峭中，杏花的倔强与农人抗争的身影相映。性急的新媳



妇蹲在菜畦里侍弄冒尖的“洋韭菜”，指尖的葱秧旁，几片花瓣半埋泥土，蜷曲的细纹里透着不达春深不低头的韧。这哪里是花，分明是打开春天的钥匙，将农人的裤脚、犁杖的木纹、背篓的缝隙染上粉白，催着冻土下的种子出苗、拔节、开花、结果。

以往每年春天都会拍一些杏花，但总觉得所拍作品显得单调虚浮，很难达

到畅快淋漓的效果。而在今早，当我把镜头再次对准这棵他乡田边的杏子树时，才终于明白我要借拍杏花之机，让自己的心回一趟家的呀。这时的杏花用长焦拉近时，花瓣与云絮在取景框里摇曳，像儿时踮脚够花，鼻尖蹭到带露的温柔，连呼吸都会减慢下来；微距对准花蕊时，金黄的花粉簌簌落在镜头上，恍若老娘鬓角的白发在花影里闪

烁。而花心那点胭脂色，原是少年记忆中的悸动，随着镜头轻微的震颤微微发烫；定焦屏气的刹那，眼前骤然闪现当年扶犁的那个人，为何总盯着地头的杏花？原来，有些美好需要用整个童年的凝视来对焦，就像此刻微距镜头里的花瓣，每道纹路都刻着回乡的路径。人们说，“所谓乡愁，就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流浪，只为寻找记忆中的故乡”。而所谓摄影，不正是一场寻找故乡的流浪吗？

杏花花语在唇齿间流转时，忽然想起村里老人的话：“杏花是给土地报信的，花开了，地就该醒了。”那些在春寒里绽放的花朵，花瓣留着冰碴划过的细痕，花蕊藏着冻土的气息，却偏要在粗粝的山石旁、皴裂的犁杖边肆意开放。而当花瓣飘落，在泥土里渐渐没了踪迹，枝头就冒出了毛茸茸的小青杏，一个个圆滚滚的，像小拳头。看到它们，我又想起小时候，攥着花瓣在田埂上奔跑，跑完摊开手心，留下的那一抹淡淡的粉色印痕。

轻风掠过杏林，落英如细雨缤纷。镜头忽然飘落一片花瓣，边缘还沾着晨露的淡粉——多像那年我夹在书页的那朵啊！原来最美的杏花，从来不是取景框里的定格，而是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某个清晨；是开蒙老师鬓边的银发，是山洼里的泉眼喷涌的水花，还有那个扎着花瓣奔跑的小因困，衣摆里兜着整个春天的芬芳。

父亲的劳动观

□汪恒

家乡在鄂北安陆。乡下那片广袤无垠的田野，不仅孕育了无数庄稼，更承载着父亲一生的劳作与坚守，构筑起他独特而深刻的劳动观：“土地是最诚实的，你付出多少，它就回报多少。人这一辈子，不能怕吃苦，只有靠自己的双手劳动，才能收获实实在在的生活。”父亲的这句话，深深扎根在我的心底。

小时候，农村的生活艰苦，一切都依赖于土地和双手。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，每天天不亮就起身，简单洗漱后，扛起农具迈向那片希望的田野。春耕，夏管，秋收，冬藏。父亲用他粗糙的双手、瘦削的肩膀，默默耕耘，用汗水浇灌着每一寸土地，温暖着一家人的一日三餐。那时，我对劳动还没有深刻理解，只觉得父亲每日的劳作单调而辛苦。但父亲从未有过怨言，总是保持着对劳动的热爱。

有一次，我跟着父亲去地里除

草。夏日阳光炽热。花生地里，雨后的杂草长得格外茂盛，花生苗几乎成了配角。除草非常不易，一不小心，锄头挥去，杂草和花生苗都被除掉了。我不得不蹲下身子，用手拔除杂草。地面热气腾腾，我汗如雨下。如此反复，我热得快昏过去了，嚷嚷着要回家。父亲说：“劳动就是这样，只有付出汗水，才能有花生吃。每株花生苗，都得靠咱们精心照料，怕累可不行！”

麦收时节，烈日炙烤大地，田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。父亲头戴破旧的草帽，脖子上搭着汗巾，带着我挥舞镰刀，在金黄色的麦浪中穿梭。汗水湿透我们的衣衫，紧紧贴在背上，每一滴汗珠落下，都在干涸的地上溅起一小团尘土。我嚷嚷着休息一会儿。“粮食可等不得，错过这几天的好天气，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，馒头或许也吃不到了。人呐，就得趁着时机，好好干，不能偷懒！”父亲说。

父亲让我明白，劳动也是一种责任，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必须付出的努力。

秋收时节，金黄的稻穗低垂着头。收割时，父亲弯着腰，手中的镰刀舞动，割下的稻子在身后整齐地排成行。我却怎么也做不到像他那样利落。父亲走过来，说：“割稻子姿势要对，用力要均匀，这样既快又不累；割好后轻轻松放下，免得谷粒脱落浪费了。”在父亲的教导下，我掌握了要领，体会到劳动中蕴含的学问和智慧。

我去地里给庄稼施肥。当我漫不经心地将肥料随意撒在地里，父亲立刻严肃起来。“施肥可不是那么随意的事儿，撒得不均匀，有的庄稼吃不饱，有的又营养过剩，那怎么办呢？做任何事都得讲究认真细致，这样才能有好收成。”说完，他亲自示范起来。只见他迈着均匀的步伐，从竹篮里抓起一把肥料，手臂有节奏地摆动，肥料从他手中落下，如细密的雨点，均匀覆

盖在每一寸土地上。

家里的农具坏了，父亲总是自己动手修理。缺了口的锄头，他仔细端详，随后找来磨刀石，一下一下，认真打磨。松动的耙齿，他重新楔紧，用锤子轻敲，调整角度，直到耙子恢复平整，能顺畅地翻耕土地……“东西坏了，修一修还能用，扔了怪可惜的。这也是劳动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”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学会了珍惜物品，懂得劳动不仅能创造价值，还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父亲像一位不知疲倦的行者，始终在生活的道路上奔波、劳作。如今，他已年迈，身体也大不如前。我劝他别种地了，该享享清福。但父亲依旧坚守着那片土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劳动的执着和热爱。父亲用他的一生，在土地上书写着属于他的劳动观。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永远指引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向前。

六封花信

□吴海霞

立春：为心爱的人点亮灯火

当风经过旷野的时候，有人正在来路。在他的故乡，想念他的人，正在为他点亮灯火。好让他经过的黑暗之物，都被灯火照亮。当他经过森林，又从岁月的河流，涉河而过。他会把人世间的疾苦和美好，重新想一遍。想起那些善良的人们，如何为了一朵花的盛开，去栽种一片森林。想起人群中，有一个人深深地爱着他。沉默，又持久。

雨水：我的湖荡起微澜

一片落叶在湖底沉睡。更多的叶子，藏匿于二月的桠枝。白色的云朵，正在堆积。将天空，连同落叶沉到湖底。风，在播种雨水的种子。让我的湖，荡起微澜。我的湖，一直都在我的心上。想你的时候，小小的船总会搁浅。我愿意这样流泪。在你的怀里，做一个软弱的人。让那湖水，为你荡起圈圈涟漪。

惊蛰：昆虫鸣奏曲

越藏越深。这个世界的清冷和沉寂，在二月，越藏越深。谁的足迹和歌声，被尘土和砂砾掩埋。在二月，以及更远的冬天，留下了一些悲壮之词，供人凭吊。然而，唏嘘，不是我们的。我们，一次次远离这里，又一次次回返。从久违的故乡，到无边的旷野，再到内心的波澜。让我们仔细倾听——三月的春雷里，昆虫鸣奏曲，就要开始奏响……

春分：一只鸟飞走了

昼与夜。三月的风，路过人间。远山，还顶着冬天的落雪。一只鸟飞走了。它的翅膀，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。就让鸟飞走的。它不知道自己距离天堂更近，还是距离人间更近。只有仰望过它的人，才明白幸福来得多么突然。

清明：杏花就要开了

时间，戛然而止。风未起。凡间的尘土，却已落在我的肩头。青草离披，湮没一路蹒跚的脚步。雨云，一路相随。从多年以前，到如今的青青山岗。在四月，我不是过客，是你最亲的亲人。这一生，最长的离别在四月。而想念，却如影随形。如四月的杏花，就要开到天边。

谷雨：雨点落进湖里

雨点，落进湖里。犹如回家。雨点，还落在山间、田野。落在小村庄的廊前檐下。雨燕低飞。柳絮飘落。红色樱桃，一枝挨着一枝。曲曲弯弯的溪流，正在长大。经过我家门前，一路向东流去。谁听见了杜鹃夜啼，牡丹就会绽放在谁的梦境。

诗广角

